

“冰水一点点地没过头顶，他的眼睛始终睁着”

内蒙古达赉湖公安分局三代民警用鲜血和生命护卫湖区的美丽

“我们从小就是喝达赉湖的水长大，工作苦一点、累一点都不怕，只希望达赉湖永在。”对全国唯一保护生态和野生生物专业公安机关——达赉湖公安分局民警们来说，警帽、警徽不仅是一份光荣，更包含着艰辛与苦涩

本报记者丁铭、李云平、魏婧宇

春天的达赉湖暖阳高照，坚冰融化，草木萌动。民警王福最爱达赉湖的春天，也最怕达赉湖的春天。每年春天，王福都要和同事们在湖边扎起帐篷，24小时进行巡逻，即使轮班睡觉也要睁一只眼睛。这个季节是偷捕滥捞达赉湖鱼类的高发期。

枪冻死了，他们用牙咬子弹上膛鸣枪报警

达赉湖即呼伦湖，蒙语意为“像海一样的湖”，水域最大面积达2339平方公里，是我国第四大淡水湖和北方生态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2002年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及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

2000年4月，王福和同事们从克鲁伦河驻守巡逻时，突然发现远处尘土飞扬，伴随着轰鸣的引擎声，一串由吉普车、拖拉机、摩托车组成的车队飞驰而过，向克鲁伦河口驶去。“偷捕大队来了。”王福说罢，赶忙召集8名巡警驾车追赶。眼见100多名偷捕分子肆无忌惮地捕捞作业，有的几人一伙用大网捞，有的一个人用小网兜。

民警上前制止并没收非法捕捞网具，偷捕分子见状立即将他们团团围住，开始抢夺网具，并进行围打。混乱中，王福被人从背后打倒在地，眼前一黑昏了过去。

随后赶来增援的民警将王福送往医院，经检查发现，他被打成脑震荡和腰部损伤。

住院治疗20天后，王福坚持出院，回到了克鲁伦河口，扎起帐篷继续守护国家渔业资源。

坚守在护渔执法一线，对王福来说既是职责所在，也是在履行对牺牲同事的承诺，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

那是1997年11月21日，上百名偷捕人员在达赉湖东岸冰面上疯狂捕捞。时任达赉湖水上公安局副局长赵晓健率领王福等5名民警上冰清理违法人员。他们乘坐一辆加了跨杠的小三轮，押解1名偷捕人员在冰面行驶，途经一片薄冰区时，冰面轰然塌陷，7人连同一辆小三轮全部坠入冰湖中。

水深7米，气温零下28℃，7人命悬一线。民警周旭东首先自救成功，他迅速扯下大衣和皮夹克作为救援工具，开始救人。就在这一瞬间，赵晓健消失了。

周旭东来不及多想，把大衣“喇”地扔了出去，第一个被救上来的是偷捕人员，第二个是王福。

还困在湖中的刘海亮、王锐，原锁军呈三角分布，周旭东再次把大衣扔过去，刘海亮抓住大衣之后被拖拽着前移。王锐手被冻麻了，死死地用牙咬住大衣，把胳膊揣进大衣口袋里，随着刘海亮的移动，他也一块被拽出水面。

救起几位战友的王福筋疲力尽，他准备鸣枪报警，可枪冻死了，子弹上不了膛，刚刚获救的王锐急中生智，用牙将子弹咬上膛，鸣枪报了警。

在湖面执法的其他小组，此刻距离他们最近的也有六七公里。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冰水中的原锁军已气息奄奄，寒冷的冰水正在消耗着他的体能。已经冻僵的周旭东四人依然没有放弃，还在努力救援。

原锁军还在与冰水抗争，但麻木的肢体已拽不住东西，大衣在他的手中脱落，他的手慢慢垂下，脑袋一仰，身体渐渐下沉……

刘海亮回忆说：“看到水从他的面部一点点地没过他的头部，我永远也忘不了……他的眼睛始终没闭，始终在睁着，进到水里他还睁着……”

周旭东、王福、刘海亮、王锐虽然获救，但他们四肢均冻伤，手指、脚趾的末梢神经功能至今没有恢复。而赵晓健、原锁



▲2017年8月15日，达赉湖公安分局民警救助白腹鸢。

新华社记者李云平摄

▲2006年11月13日，达赉湖公安分局执勤车辆在冰面上遇险。

受访者供图

军的身影却永远定格在达赉湖里。牺牲时，赵晓健32岁，原锁军36岁。此后的每年11月21日，民警们都要低头哀思。达赉湖公安分局副局长徐秋慧告诉记者：“守护达赉湖近半个世纪以来，先后有3名民警为保护生态安全献出生命，数十名民警因公负伤、致残。”

在荒岛上狗都饿跑了，他却坚守着

在呼伦贝尔草原，有一个古老的传说：很久以前，草原遭遇了风妖和沙魔的侵袭，天国派来一对名为呼伦和贝尔的天鹅，它们与恶魔殊死搏斗，最终战胜了风妖和沙魔。后来，天鹅变成了呼伦湖和贝尔湖，永远庇佑这里的草原与牧民。

近半个世纪以来，全国唯一保护生态和野生生物的专业公安机关——达赉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公安分局，自1973年成立以来，三代民警用鲜血和生命与偷捕者周旋，救护野生动物于危难，护卫着这片湖水的美丽。

46岁的高国权现任达赉湖公安分局副局长，他和同事们一年有300天以上工作在湖区，湖区周边处处留下了他的足迹，也烙下他“铁面包公”的印记。

偷捕大户白某是常年盘踞在达赉湖边的渔霸，在一次被没收渔具后，他托关系给高国权送来20万元现金，希望高国权能对自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收下这20万元，自己人民警察的形象一文不值，湖区资源就要付出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代价。”面对巨额诱惑，高国权严词拒绝，并亲自带队实施水上抓捕，拔掉了这个横行数年的偷捕“钉子户”。

“总有人说我们傻，就知道埋头干活，不会挣钱。我们的工作不是为了挣钱，达赉湖的生态安全是再多的钱都换不来的。”高国权说。

在达赉湖公安分局，有许多像高国权这样的民警，他们多是在达赉湖畔长大的渔业工人的后代，对养育自己的“母亲湖”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

“我们从小就是喝达赉湖的水长大，工作苦一点、累一点都不怕，只希望达赉湖永在。”在民警兰钦山的眼中，警帽、警徽不仅是一份光荣，更包含着艰辛与苦涩。

达赉湖上还有许多小岛，因常年无人居住，成为偷捕分子的秘密基地。每年夏天，民警们都要上岛巡逻。

某年夏天，兰钦山和两位同事一起到湖中的一个小岛巡逻，出发时，还特地带了一只小土狗做伴。后来同事有其他任务，先后离开小岛返回局里。

“小岛所在的湖区附近偷捕比较严重，没人来接替我，我不能擅自离开岗位。”兰钦山说。

近40天时间，岛上只有兰钦山一个人。带的饮用水喝光了，他就把湖水烧开了喝，偶尔泡点砖茶稀释水腥味。一日三餐只吃方便面，最后，方便面被雨淋得发霉，面饼和包装袋粘在一起，撕都撕不开。

当同事们来接替的时候，兰钦山瘦毛长、面容憔悴，身上生虱子，一股烂泥味。食物给养“弹尽粮绝”，就连忠实的伙伴小土狗都不见了，跑出去觅食，找了半天，最后在一户牧民家被找到。

达赉湖公安分局局长耿耀廷说，为遏制非法捕捞行为，民警们一年四季都得不到休息，冬季尤其难熬，时常在零下30℃的严寒中爬冰卧雪，饿了吃冰馒头咸菜充饥，渴了就近喝点湖水，艰苦的工作环境导致90%以上的民警患上各种疾病。

偷捕分子遇险时，第一时间求助的还是民警

执法严厉的公安民警令偷捕分子闻风丧胆，视他们为“天敌”。但在偷捕分子遇到危险时，第一时间求助的还是民警。2015年11月12日晚，15名偷捕人员在达赉湖的冰面上进行非法捕捞活动时，误入薄冰区。

当时月黑风高，他们周边的冰面在风力作用下不断松动漂移，游移的冰面产生巨大撞击，发出恐怖之声。10多个小时也没有找到可以安全上岸的结实冰面，走投无路，他们想起了向“劲敌”公安民警求救。

克鲁伦派出所所长姜峰接到求救电话后，立即组织所内民警赶赴现场。当时是封冰初期，湖面上的冰还没有完全冻结实，偷捕人员被困的断裂带周围是只有9厘米厚的薄冰区，救援中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塌冰。

姜峰决定采取用船摆渡的方式进行营救。他走在救援队的前面探路，虽有强光手电照射，但可视范围不到10米，只能摸索着往前蹭。走着走着，姜峰感到一股水打湿了裤腿，低头一看，发现走到了一块冰面边缘，向前几厘米就是薄冰覆盖的湖水，再往前走几步就会掉进刺骨的湖水里。

危机重重，救援队冒险前进。步行两公里后，终于发现了被困的15名偷捕人员，他们立刻将冲锋舟放下水，经过一个多小时紧张营救，分批将遇险的15名偷捕人员营救上岸。

达赉湖公安分局的民警常年奔波在湖区巡逻，不但护渔救险，还和湖边的牧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牧民在遇到困难时，第一时间想到的也是民警，而牧民群众看到民警们需要帮助时，也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

今年清明节，达赉湖畔白雪未消，枯草萧瑟，民警周旭东来到湖边的一座墓前，默默地摆上手机，将酒缓缓洒在坟前，嘴里念叨着：“老哥哥，今年兄弟又来看看你，带了你最喜欢的肉、最爱喝的酒，咱们兄弟俩再好好聊一聊。”

周旭东哽咽了，20多年前的这一幕又一次浮现在眼前。1990年11月，周旭东驾驶摩托车上冰追捕偷捕人员时，冰面破裂，连人带车掉进湖中。他迅速解开棉袄的扣子，将棉袄在水面摊开增加浮力，同时大声呼救。

附近的3名牧民听到后迅速赶来，手拉手组成人链将周旭东拽出冰湖，之后将他带回蒙古包，把他的大衣脱掉烤干，并不时摩擦他的四肢，帮他恢复知觉，还熬了热气腾腾的奶茶给他驱寒，最终救了他一命。



▲2017年8月15日，达赉湖公安分局民警救助白腹鸢。

新华社记者李云平摄

▲2006年11月13日，达赉湖公安分局执勤车辆在冰面上遇险。

受访者供图

打这之后，周旭东和这3名牧民兄弟成了好朋友。老牧民邵成文无儿无女，周旭东把他当成了自己的亲人，每次巡逻路过他的放牧点，都会去看他，给他送去新鲜的水果蔬菜。

第二年，邵成文遇车祸身亡，周旭东闻讯泣不成声，当时他在出差赶不回来，便嘱托家人帮助料理了邵成文的丧事。没能见到邵成文最后一面，周旭东一直感到很遗憾，此后每年清明节，他都会去邵成文的墓前坐坐。“要是没有牧民兄弟，我不是淹死就是冻死了。”周旭东说。

饥饿黄羊发出绝望的叫声，民警冰上救援

2002年，随着达赉湖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及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达赉湖公安分局的主要职责除水上护渔外，还增加了查处保护区内走私珍稀保护动物、破坏自然资源等违法犯罪案件的任务。

2015年5月，达赉湖公安分局接到群众举报，有不法分子在贩卖小狼崽。8日深夜，民警根据线索潜入交易地点，发现盗猎分子杭某兄弟正准备将5只幼狼以每只2000元的价格卖掉，民警将杭某兄弟当场抓获，解救出5只小狼崽。

被带回警局的小狼崽十分怕人，不吃也不喝。有经验的老民警看了以后说，这些小狼崽太年幼，离不开母狼的照顾，它们被抓获时母狼一定也在身边。

经过审讯，杭某兄弟交代，他们趁公狼外出觅食之际，将母狼及5只嗷嗷待哺的小狼崽连窝端回家中，母狼被他们藏了起来。第二天，办案民警成功救出母狼，驱车100多公里，将它们送回原来居住的洞穴。回到母亲身边的小狼崽，活蹦乱跳。

达赉湖公安分局副局长薛爱忠说：“作为全国唯一的保护生态和野生生物的专业公安机关，达赉湖公安分局全年处理的案件中有40%为野生生物案件。近十年来，分局共查处野生生物相关执法案件3310起，处理涉案人员3900余人。”

除了查处违法犯罪案件，民警们还多次救助遇险的野生生物。2003年12月5日，一场大雪使北疆变得白茫茫一片。为了觅食，蒙古国境内上千只黄羊涌入我国境内。风雪交加中，65只黄羊与群羊跑散，闯入达赉湖小河口一带冰面上。

在陆地，这些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可谓是长跑健将，可到了冰上，他们一步一步一趔趄，完全丧失了长跑能力。长时间的挣扎，加之饥寒交迫，这些黄羊再也跑不动了。夜深风急，气温降到零下35℃，俯卧在冰雪中的黄羊发出绝望的呼号。

黄羊的叫声传到了小河口派出所，也惊动了周边群众。第二天清晨，雪停了，周边群众陆续聚集岸边，准备上冰捕杀黄羊。派出所民警得知情况后，冒着严寒开展营救。经过4个多小时的救援，65只黄羊被安全救出冰面，在保护区核心区放养。

耿耀廷说：“近十年来，达赉湖公安分局先后收缴和拯救黄羊、天鹅、苍鹭、红隼、狼等野生动物一万余只。经过三代公安民警的不懈努力，达赉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资源得以完好保护，生态环境逐步向好。”

春风拂面，芳草茵茵，达赉湖倒映着蓝天白云，清波荡漾。了山下，如今只剩下6户19人。几年前吐逊也曾被调回过若羌县城，但他最终仍返回阿尔金山。

深山中与世隔绝的环境，将吐逊的性子打磨得愈发平静，唯他和山下的儿女通电话时话才多了些，这是他和妻子最放心不下的人。吐逊说，9岁的儿子对山上的动物们充满了好奇，也渐渐知道了父母的职责。

野生动物的“救助者”

近年来，随着阿管局与当地政府和可可西里、羌塘等周边保护区管理部门的通力合作，盗猎、非法穿越现象得到一定控制。吐逊的工作重心渐渐由防范盗猎转变为救助野生动物。

让吐逊记忆最深的是4年前遇见的一只刚出生不久就被妈妈“丢”了的藏羚羊。

为了这只“小精灵”，吐逊和妻子专门从山下买来了牛奶，小藏羚羊也逐渐长大。此后的时间里，藏羚羊同吐逊达成了“默契”：早晨出去在附近吃草，晚上就回到院子。直到一个冬日的清晨，吐逊起来后再也不见这只藏羚羊的踪影。

“连续好几个月，都感觉自己一个孩子离开了。”吐逊一度很失落，但最终也为藏羚羊找到自己的广阔天地而开心。

“黑颈鹤翅膀断了，就得上个夹板；遇见饿了走不动路的，就在站里精心喂上一个星期；巡逻时捡回了8枚斑头雁卵，便让管护站喂养的母鸡孵化……”尽管吐逊夫妇远离儿女，但救助过的动物们，都变成了陪伴他们的“家人”。

4月，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的春意尚懒。在吐逊使用了20多年的老望远镜中，盗猎者的身影不见了，保护区里栖息生活的动物更多了，甚至在中心站不远处的路边，也有了藏羚羊和藏野驴的身影。

25载庇护高原精灵，残缺的左耳被他看作“勋章”

本报记者孙哲、江文耀

清晨，阳光洒在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群山间。52岁的吐逊·萨吾提爬上高耸的瞭望塔，眺望着依协克帕提湖。远处，刚刚迁徙而来的黑颈鹤、斑头雁们清晰可见。

“今年已经来了22只黑颈鹤，斑头雁的数量也要比去年多！”站在瞭望塔上，吐逊为“朋友们”的再次相见感到兴奋，他向记者介绍，这种拥有黑色前颈的动物是世界上唯一生长、繁殖在高原的鹤。说罢，他翻出破旧的笔记本赶忙记录，鬓角夹杂着的白发被阳光照得明亮。

今年，是吐逊在这片野生动物“桃花源”坚守的第25个年头。

保护区里的“儿子娃娃”

北连东昆仑山北支脉的祁曼塔格山，南接东昆仑山中支脉阿尔喀山，这里是我国首个以保护高原生态类型与物种多样性为重点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

阿尔金山保护区被誉为“东方的肯尼亚”，4.5万平方公里的高原中栖息着350多种野生动物，其中不乏黑颈鹤、藏羚羊、雪豹等珍稀物种，因此也成了盗猎、非法穿越的“高发地”。

1993年8月，27岁的牧民吐逊“转行”成为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简称“阿管局”）依协克帕提中心站的管护员，不久就第一次见识了盗猎者的残忍和贪婪，30多只藏羚羊惨遭毒手，被剥了皮的“高原精灵”静躺在荒原上。

“动物也都有生命，咋能为了钱就这样胡来？”眼前的惨状，让吐逊心疼不已。



▲大图：吐逊·萨吾提在依协克帕提湖巡查。小图：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藏原羚。本报记者江文耀摄

晚，不大的房间里都生火取暖。尽管还缺车少人，吐逊却依然勇敢，成了同事、牧民口中的“儿子娃娃”（新疆方言，意为“男子汉”）。

1994年的冬夜里，吐逊在望远镜中看到了远处闪烁的灯光，立刻通过电台向上汇报，赶来支援的公安、武警趁着黑夜摸到帐篷前，将盗猎者一举擒获。

当同伴驾车追击逃窜的盗猎者时，吐逊又独自端起钢枪，留下看守被控制住的28名盗猎者。顶着零下30多摄氏度的寒温坚守了1个多小时，吐逊的左耳被冻掉一截。残缺，却也成了他最引以为傲的“勋章”。

此后，吐逊开始不厌其烦地向牧民们入户宣讲。多年来，山上的牧民成了依协克帕提中心站的“流动岗哨”，织起严控盗猎、非法穿越的网络，也总能为吐逊和阿管局提供及时有效的情报。

高原上的“坚守者”

“人来看了一眼这儿的环境，没几天就走了。我还没搞清楚人家叫什么！”

“依协克帕提”在维吾尔语中意为“毛驴陷下去的地方”，湖边的沼泽地不仅让栖息在高原上的藏野驴常常失足，也让阿管局从山下聘来的“生力军”们望而却步。

“到了夏天一下雨，沼泽地里全是烂泥巴。有时候巡逻车陷进去了，我一个人得挖四五个小时。”吐逊告诉记者，常年上山、蹬水，他的车上常常要备着铁锹等工具。

如果想从依协克帕提中心站开车回到若羌县城，则需要翻过海拔4485米的阿木巴勒阿希坎达坂（达坂意为“狭窄的山口”），4个多小时后到达山下的乡镇伊吞布拉克，再蜿蜒向西行驶近300公里才能到达目的地，全程要耗费一个白天。而这个数字在1998年则超过了24小时。

“那会儿我也没有车，都是在乡里解放卡车后面的‘大斗子’里下山，司机只会开车还不够，还得会修车！”回忆起多年前的“困途”，吐逊和妻子帕太穆汗·买买提苦笑不已。

帕太穆汗是在保护区朝夕陪伴吐逊的人。每天，她都做好香喷喷的饭菜等待吐逊，又或是跟随丈夫开着那辆破旧的二手越野车，看望散落在周边的牧民朋友。因为长期在高原生活，帕太穆汗的心脏并不好，如今每天要吃3次药。

周旋于盗猎与恶劣的自然环境间，山上的牧民逐渐搬到